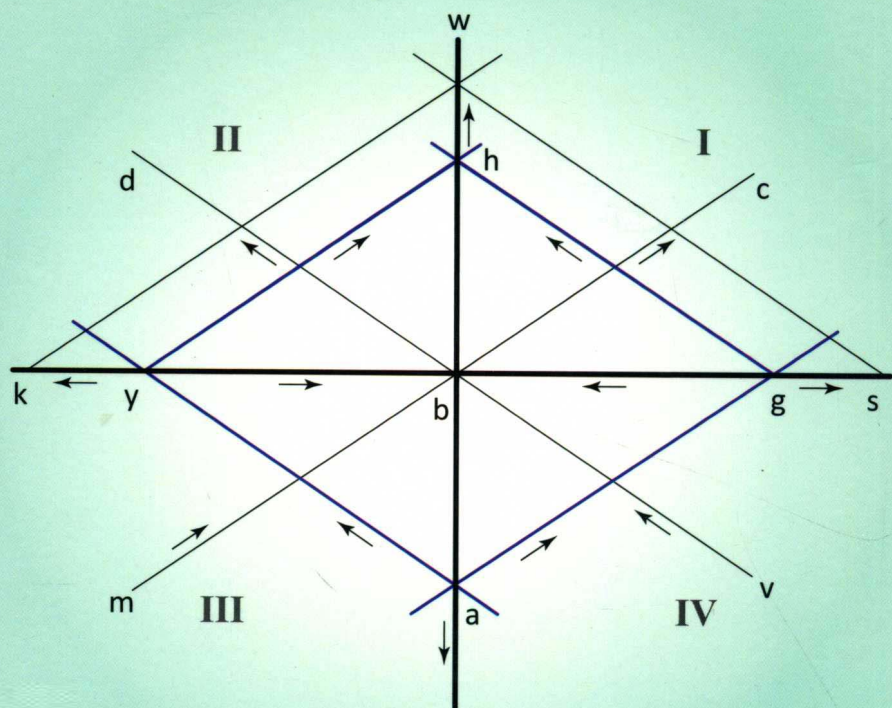


客裔族群聚落生態之變遷

從蓬萊村及南庄鄉客裔聚落之邊界說起

范振乾◎著



客裔族群聚落生態之變遷

從蓬萊村及南庄鄉客裔聚落之邊界說起

范振乾◎著

南天書局
經銷

客裔族群聚落生態之變遷：從蓬萊村及
南庄鄉客裔聚落之邊界說起／范振乾
著．--初版．--台北市：范振乾出版：南天
發行，2010.9

面：公分.

ISBN 978-957-41-7609-0 (平裝)

1. 客家 2. 聚落 3. 社會變遷 4. 苗栗縣
南庄鄉蓬萊村

536.211

9901930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出版

客裔族群聚落生態之變遷

從蓬萊村及南庄鄉客裔聚落之邊界說起

定價320元

著者 范振乾

出版者 范振乾

100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321號

☎(02) 2322-6444 Fax:(02) 2322-6444

印製·發行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4弄14號

☎(02) 2362-0190 Fax:(02) 2362-3834

<http://www.smcbook.com.tw>

e-mail:weitw@smcbook.com.tw

郵政劃撥 01080538 (南天書局帳戶)

國際書碼 ISBN 978-957-41-7609-0

版次 2010年9月初版1刷發行

印刷者 國順印刷有限公司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感謝所有在本書寫作期間，
接受著者訪問、參與座談、提供各項珍貴資料、高見，
以及不吝指正的蓬萊村鄉親與南庄鄉親，
使得本書內容更為豐富、紮實。
因人數眾多，未能一一列出，
特於此鄭重表示感謝之意。

范振乾 謹誌

民國99年9月吉日於蓬萊村欽芹居

張 序

南庄鄉的開發，依據南庄鄉鄉志記載，約自 1669 年開始，至今 300 餘年。300 多年來，南庄鄉集合原住民、客家、福佬、新住民不同民族，不同生活習俗，發展出多元文化。

日治時期以前，台灣各民族均過著自己的生活，鮮少被外來民族或文化干擾，其聚落型態大致為防禦性的部落聚居方式，以防止外來民族的侵入。一直到日治時期，部落型態受到皇民化及理蕃政策影響，首先變化的就是原住民地區部落，當時接近山區之平地聚落亦受到上述政策相當的影響。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台灣的土地政策及部落型態，大致延續日治時期的管理方式，前期並無太大的改變，中期到目前，因為經濟的發展以及資訊的發達，讓台灣許多的聚落隨者大社會的進步，產生很多的變化。

應本書作者范振乾博士之邀，本人略盡在地人的義務，針對本書發表看法，實為不自量力之作爲。在拜讀范博士大作後，也讓本人對於故鄉有新的認識及看法。

本書作者長期關注聚落環境變遷，同時對於鄉土的感情、人物的紀錄有獨到的看法。在大架構下，作者從整個南庄鄉的客家聚落、產業、人文作一個非常詳實的敘述，並且與現代作一個比較，可謂是南庄鄉及蓬萊村人文產業變遷的一個實際案例。

再來，作者以南庄鄉及蓬萊村爲例，細數其客裔在民國 60 年代起移居都會區的經過，並且以推力和拉力的理論基礎說明小小的鄉村，爲何在短短時間內土地更易爲當地賽夏族原住民所有。本來安

然無事的平地聚落，在短短10年間，平地聚落變成原住民與客家人混居的聚落，是甚麼力量讓傳統原住民部落也好，傳統客裔居住區也好，有著這些微妙的變化。

這次的調查，作者不僅用民族誌的方法來詮釋聚落變遷，最主要的是作者大量採用數據證明50年代到90年代所發生的一些案例，並配合深度訪談，完成這部大作。

台灣高度經濟發展結果，造就了現代化的社會，進步的資訊帶來的是文化和產業的威脅。因此，都市化、農村人口大量外移，伴隨的是耆老記憶流失，這不僅影響年輕一輩對於自己聚落的認同，也影響到傳統地方特色的消失，嚴重者甚至會造成不重視與破壞地方歷史及文化資產。

這次作者將蓬萊村的有關文獻作收集、整理、紀錄，對本人而言，彷彿走入時光隧道，對於范博士所做的民族誌調查，不禁讓本人陷入沉思。值書附梓之際，謹綴數語，是為序。

張清龍 謹誌
南庄鄉公所秘書
2010.8.25 於蓬萊村

代序

客裔族群聚落生態之變遷與客裔邊界 ——從蓬萊村及南庄鄉客裔聚落之邊界說起

1. 前言

邊界是一個意義豐富而且有用的概念，用來描述分析客裔聚落生態之變遷也十分貼切適當。從抽象層面來看，客裔聚落生態之邊界¹（以下簡稱客裔邊界）偏向於心理層面，其邊界之範圍大小與界

1. a. 筆者從事客家研究近20年來，並非一開始就使用客裔及福裔、原裔、陸裔諸詞來探討台灣的族群生態，真正開始全面使用並推廣這些用法，是自2003年暑假到馬來西亞等地了解當地客家人生活之後，才認定客裔等詞是比較精確的用法。有關客裔、福裔、原裔及陸裔諸詞之定義與使用，請參閱筆者，〈導讀：從族群生態觀點討論客裔問題〉，《客裔族群生態之深層解析——歷史記憶與未來》。台北：南天書局，2009.8初版，頁1註1。
- b. 有關邊界的討論，菅志翔，《族群歸屬的自我認同與社會定義——關於保安族的一項專題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發行，2006.3。是一本值得想要從事客家研究者熟讀的好書。筆者詳讀以後，獲益良多，同意該書在封面裏的介紹，這本書是「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用平實素樸的語言，實證研究的態度來刻畫、描述、分析保安族民眾所具有的族群意識的現狀與歷史變遷過程。…全書的核心部分是從歷史材料入手，來解讀當年保安族的民族識別過程，然後通過大量訪談材料，介紹了現在保安人日常生活中的認同意識。」該介紹文字並指出「本書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對政府決策有一定的參考作用。」筆者深深期望台灣諸多客家學院系所，也能儘速合力提出與《族群歸屬的自我認同與社會定義——關於保安族的一項專題研究》一書相等質量的研究成果，可以為台灣的客家研究紮下堅實的基礎，並成為我國政府擬定客家政策及多元文化政策時的有用參考。

另一本值得一讀的好書是 Anderson, Benedict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

線清晰與否由客裔自我認同的強弱來決定。從具像層面來看，其邊界範圍之大小與界線清晰程度表現在客裔使用母語頻率的高低，與客裔對自家民俗文化核心部分保留的多寡以及堅持與否的態度；它也反映在客語競爭力的強弱、使用客語人數之多少、及其使用者的職業、年齡、居住地等，甚至可以依此而具體地畫出客裔聚落變遷之樣貌。

2. 客裔邊界概說

抽象的客裔邊界與具象的客裔邊界通常是互為表裡，相映呈現的。也就是說，抽象的客裔邊界通常表現在具象的客裔邊界上，具象的客裔邊界反映的正是客裔族群自我認同的強弱。例如，當客裔自我認同十分薄弱甚至退縮隱沒成隱形人時，就不容易在社會日常生活中聽到客語發聲，不容易察覺哪裡有客裔；當然，客裔也不會在公共事務上爭取客語發聲的權利與機會了，更不必期望客裔會積極地將母語發聲權或媒體近用權提升到憲法層次的自由權與平等權

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edition*)。台北：時報出版社，2010.5。該書對客裔之研究提供最重要的參考論點是，「想像「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語言，而語言往往因其起源之不易考證，更容易使這種想像產生一種古老而「自然」的力量，無可選擇、生來如此的「宿命」，使人們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種真正無私的大我與群體生命的存在。」筆者認同此一論點，也認為20年來台灣的「客家發聲運動」實際上是印證此一論點。然而，如果客裔今後仍持續地藉各種理由自我放棄客語時，作為一個族群團體，客裔終將走向空幻虛無的窘境。即便客家發聲運動所追求的目標「做一個新個客家人」能夠達成，但這樣的「新個客家人」可能只是個「失去自家語言能力的客裔」的同義詞，客語至多成為少數語言學者研究的對象及其謀生的工具而已，客語不再具有時代性、社會性、與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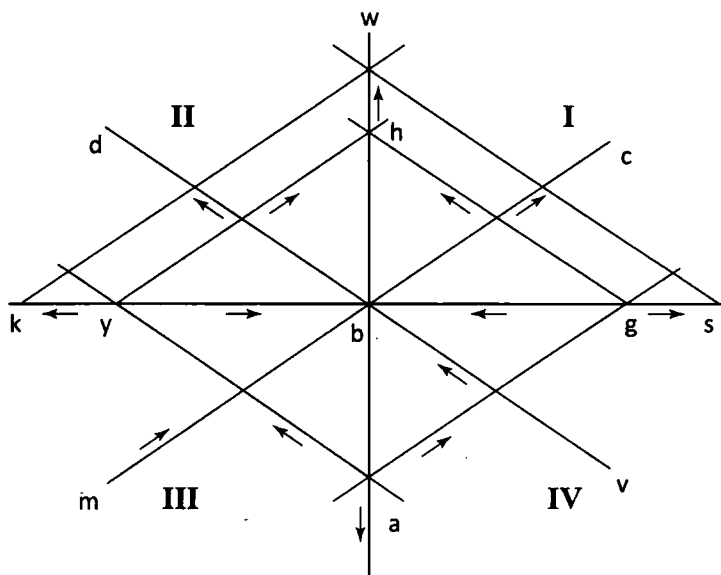


圖1 客裔邊界變動示意圖

說明：圖1的縱軸ah表示時間，橫軸ks表示空間，雙軸交叉點b表示現在，ba表示過去，bh表示未來，bs，bk均為空間之擴充發展。

了。所有這些，都活生生的呈現在迄今20年來台灣的客家文化社會運動上面，這是筆者本人親身體驗，深刻感受並記錄下來的具體事實。

客裔邊界是變動不拘的，造成客裔邊界變動的因素很多，若要瞭解，固可以從客裔內在的及外在的因素切入，也可以從歷史、地理、政治、經濟、及社會五方面來觀察。但用時間與空間雙軸組成的座標概念²切入（如圖1所示），或許是觀察客裔邊界的變化更為有效的途徑。

2. 筆者在1980年代末起積極參與客家文化社會運動後，曾先後在1994年9月18日成立的第一家專業客語電台「寶島客家電台」（6年餘），及中國廣

圖1的b點代表現在，yg線代表空間，ah代表時間。客裔發展最理想的狀況是分佈在I、II、III、IV 4個象限的ag與ay，bc與bd，從過去，到現在，乃至未來，客裔的邊界都不斷地擴張，gh線往sw移動，yh線往kw移動。次理想的狀況是分佈在I、II 2個象限的bc及bd，從現在起，客裔的邊界是擴張的，這是客語復甦、再生進步的現象。不論是ag或ay，bc或bd，隨著時間的推移，客裔分佈範圍越來越廣，說客語的人數越來越多，年齡層也向下延伸普及。

但，客裔的真實邊界卻是隨時間的推移而緊縮，出現了vb向ab移動，mb向ab移動；或gh向bh移動，yh向bh移動的現象。這時候，除非將客裔的定義變更成只要自我認同為客裔或只要有客裔血統就可，會說客語並非客裔身份的充分必要條件，否則，最後，客語與客裔均消失了，客裔邊界也完全不在了，這可以從兩個方面觀察：

其一是，當國家機器的政治、經濟、文化、或教育政策不利於作為客裔主要特徵的客語的發展時，就會出現vb向ab移動，mb向ab移動，及gh向bh移動，yh向bh移動的狀況，b與h就是國家機器設定的目標時點。以台灣為例，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殖民政府強力推動「皇民化」政策，強迫包括客裔在內的所有台灣人逐漸脫離自家原有的語言文化社會環境，藉以最終徹底消滅台灣人。

又如1950年以後，國民政府推動「獨尊國語」的教育政策、廣

播公司「客家頻道」裡(2年)，前後共製作並主持8年餘的現場call-in節目「座標時間」。以後在「客家雜誌」月刊兼任執行副社長4年餘，撰寫社論及專欄，專欄名稱也是「座標時間」。其後曾有一段時間在客家世界網(www.hakkaworld.com.tw)撰寫專欄，名稱仍是「座標時間」。這麼長的時間裡，筆者做為客家文化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批判者、旁觀者、與記錄者多重身份時，便是座標概念，用心觀察思考客裔邊界的變遷原因與實際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心理效應。

電政策及「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經濟發展政策，原先居住在近山丘陵地區為主的客裔只得離開家園，二次移民到工商業及教育較發達的都會區謀生，尋求發展，而這些地區的居民卻是與客裔曾有長期歷史械鬥冤仇的福老裔為主。人口居於少數的二次移民客裔，在都會區因之漸趨隱沒，成為隱形人，以求存活。簡言之，客裔似乎不存在了，似乎不存在客裔之邊界問題。

在那個缺乏尊重包容與民主多元文化的台灣社會，閩客械鬥的歷史情結使得移入到都會區的客裔，嚐盡辛酸苦痛，這是任何願意謙虛誠實面對台灣當代社會政治史的人都會承認理解的事；這段史實也是20年前客家文化社會運動時最主要的「原發性」動力，³ 為的

-
3. 這種「原發性」動力，先從人群數量（或稱定量分析）角度來看，主要來自曾經擁有客裔文化社會生活經驗的中老年人群中仍對自己族群認同者，這種現象也說明為何所有的客家發聲運動之群眾以台北都會區之客裔中老年人為主，他們出錢出力，熱心支持，期望經由努力抗爭，有機會重新出現他們熟悉的語言文化與社會傳統環境。

再從人群特性（或稱定性分析）角度來看，基本上客家發聲運動的參與者大多是曾經受過「不如人」的「苦難者」為主，特別是勞動階層的客裔。在台北都會區出生或成長受教育的二代客裔，他們全無或較少客裔文化社會經驗（這表示在都會區客裔家庭生活裡，已經因為各種理由而淡化或全無客家文化社會之經驗，這是極為重要的環境因素，也是使客裔邊界模糊、消逝的主因）因此參與客家發聲運動者極少。仍留在客裔原居住地及非都會區之客裔，因為他們感受較少或不那麼直接感受到「不如人」、或被其他強勢多數族群欺壓的苦痛經驗，故這類人參與客家發聲運動者也比較少。但1988.12.28參加還我母語運動者因係來自全國各地義民爺信眾為主要代表，這需要分清楚。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軍公教體系的客裔及學術研究機構中所謂的客裔學者，缺乏因客裔身份而受到的差別待遇經驗，這類人中大多數認為其生活無虞，或學有專長，因此參與客家發聲運動者亦十分稀少。

前述現象和客家發聲運動由少數都會區客裔知識份子帶頭啟動之間並無矛盾衝突，因為世界各地各種性質的群眾運動幾乎都是由「不滿現狀」的極少數知識菁英（elite）發動，追隨的群眾（mass）則絕大多數是社會中

就是不甘願繼續做「不如人」的隱形人，要爭取族裔尊嚴。這樣的「客家現身」運動，就是要使客裔邊界浮現，恢復客裔族群與他族裔之邊界。

要言之，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政治經濟與文化社會的變動過程，各種壓力將客裔壓縮到「隱形人」的程度，特別是都會區的客裔隱沒了、消失了。客裔原有居住區域人口急速減少，工商業益加落後，而同一時間，外部的福裔與陸裔的文化、社會與經濟力量，便趁虛進入這些客裔原有居住區域，使得原來的客裔居住地，也逐漸「福老化」與「國語化」。客裔的邊界收縮了、模糊了。客裔認同自己族群的力量不斷地萎縮、消失，圖1的gh移向bh，及yh移向bh所呈現的趨勢正是這種狀態。

其二是，從時間軸來看，過去某個時間點，因某種事件或政策出現，致使願意認同客裔身份者增多，例如，在客家發聲運動之後，敢「企(ki)出來」的客裔比過去多一些，所以全國各地打著「客家美食」招牌的小吃店或餐飲業者，比過去要多出許多。其中當然是因為「有利可圖」，激勵了一些隱形人出面承認自己的客裔身份，或者他裔見到新的利基出現，所以跟著打出客裔招牌，如「客家小炒」、「客家仙草」、「客家覆菜」、「客家鹹豬肉」之類，可以在許多市場及網站看到。

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客裔認同「氛圍」的醞釀與發酵擴散，我們也認為它對客裔認同自己族群身份一事有一定程度的鼓舞作用，但能持續多久，是否能出現良性循環作用，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使客裔邊界越來越明顯，則是沒有人有把握的，20年來的客家

下層的勞動階層。一旦該群眾運動獲得一定成果，原來袖手旁觀、冷漠以對者便迅速以「收割者」身份出現，幾乎「劫取」所有成果，同時運動原有的訴求也很快扭曲轉向，人類歷史一直重複此一現象。

發聲運動發展過程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因為，我們看到1988年起「客家現身」運動的參與者，初時如火如荼、熱情洋溢、及自動自發的樣相，到2000年後不過爭取到一絲絲的空間與資源，成立了客家事務行政機構，有了一些些預算，整個運動便急速消逝，復歸冷漠。客家事務行政機構在有固定預算支持下，舉辦了許多熱鬧活動，但最重要的族群邊界——客語復甦的打樁工作一事，目前卻似乎只發展到在麥克風前「儀式性」地說幾句客語而已。作為客裔第一特徵的客語始終無法確立有發展成為公私領域的生活語言的跡象。別說客家研究之系所，以各種方式排斥客語了，即便客語師資亦如此，自然難以期望客語會有機會進入更重要的邊界確立工作，如知識領域、經濟領域、或其他公共生活領域了。

另一種理解客裔邊界的途徑是，客裔邊界也可以從微觀或從巨觀的方式理解其變化趨勢。微觀的方式主要是從有代表性的個別客裔（如各類客裔菁英）或小範圍的客裔聚落（如村里、鄉鎮）中的客裔，對客語及客裔傳統的堅持程度來考察；巨觀方式則可從客裔居住所在的國家政策面來考察，特別是從資源分配的合理程度與憲法平權的實踐程度來考察。

從微觀切入，需有足夠的田野調查及實地訪查紀錄，其結果才能作為推論的依據。若從巨觀方式切入，亦需掌握充分的政策作為，其論述才有較高的說服力，隨意抄襲國外教科書拼湊之文不免隔鞋搔癢。

3. 蓬萊村客裔聚落的出現與轉變

蓬萊村目前是原裔與客裔混居的村落，原裔以賽夏族為主。在1826年之前，原裔的賽夏族南群與少部分的泰雅族人已於現在的蓬

萊溪畔的河谷盆地過著以狩獵為主的生活，也有部分原裔過著較為粗放的農業生活，農耕技術十分簡陋，且農地多屬原裔賽夏族頭目地主所有，耕作者的原裔為佃農身分。

(1)客裔進入原裔聚落

原裔這樣的營生形態與社會樣貌直到19世紀清道光6年(1826)彰化台中平原的閩客械鬥之後才有所改變。當時居住在該平原上人口居於少數的客裔，在彰化台中地區被人多勢眾的福裔圍剿追殺後，傷亡慘重，客裔的田地房舍幾乎全被福裔佔有。倖存的部分客裔逃至今天的苗栗縣中港河流域，其中少數人更深入到中港溪的源頭，即今天的南庄鄉蓬萊村的蓬萊溪河谷盆地，他們可能是蓬萊村最早移入的一批漢人。目前(2010年8月)仍住在蓬萊村7鄰，高齡85歲的陳春貴先生告訴筆者，他的曾祖父楊一刁、就是那一批到此深山地區避難的客裔拓墾者之一。⁴由於沒有留下任何文字紀錄，所以只能從訪談過程中根據陳家代代相傳的口述記載下來。

在陳春貴先生口述內容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曾祖父及其後相繼來到蓬萊村之客裔先驅者進入本村時，客裔比較先進的農耕知識與熟練的農耕技術可為原裔頭目地主帶來更多的收益。從此客裔獲得原裔頭目地主的信任，逐漸取得更多的農地耕作機會，同時大

4. 陳春貴先生今(2010)年85歲，以一代人30年為準，陳先生的父親、祖父、曾祖父三代人合計90年， $90 + 85 = 175$ ， $2010 - 175 = 1825$ ，故陳先生說他的曾祖父那一代人是清朝道光年間在彰化閩客械鬥之後，為逃避閩籍人士追殺(陳先生的曾祖父逃避閩人追殺時大約是青壯年時期)，從現在的竹南後龍地區，沿中港溪逃至南庄蓬萊，此說是可信的。筆者尚未在蓬萊村找到其他與陳一刁、同批進駐蓬萊村者的後代可以訪問。

陳春貴本人不確定其曾祖父之名諱一刁、字的正確寫法，只確定發音，其祖父姓名為陳秋糲，父親為官錦。陳春貴先生告知，他的曾祖父及父親均為入贅者，入贅在過去屬平常現象。

量開闢荒埔成爲良田（平地極少，主要爲山坡梯田），並且修築灌溉溝渠，從而吸引更多的客裔前來，賽夏族原裔則回歸以狩獵爲主要營生方式。這便是今日的蓬萊村客裔占多數，取得支配地位的起點。

居住環境固然會決定居住者的營生方式，但也可以說，不同族裔的營生方式決定了他們在居住地競爭發展的機會與規模，蓬萊村的客裔得以逐漸地以較爲平坦的或坡度較緩的丘陵台地爲主要居住地，如現在的紅毛館、42份坪、上庄、下庄等地便是如此，這些地區較利於農業營生方式。河谷盆地四周較高海拔的山腰地區如現在的二坪、大坪、大湍等地，因野生動物較多，利於狩獵，原裔遂就近居住於此，這和一般刻板印象說漢人客裔將原裔趕至山區的說法不同。

(2)客裔成爲原裔聚落優勢者

更精確地說，後來移入的客裔是以他們的農業生產力獲得原裔頭目地主的信任與青睞，因爲原裔頭目地主以客裔爲佃農可以收取更多的穀物與租金，因而客裔用他們在當時較爲先進的農耕知識及技術，取代了原有的原裔佃農的耕作地位。

陳春貴先生特別強調，即使到今天，蓬萊當地現有的客裔與原裔的生活態度或價值觀還是有差別的，原裔天性較爲悠閒，樂天知命，不像客裔長久以來的營生方式都是配合自然節氣，隨著四季變化，要從土地上取得最大的農業收益。而且千百年來，客裔的先人在中國原鄉的生存競爭壓力，造就他們堅毅不屈的進取性格。

客裔在蓬萊村的人數逐漸增多至取得絕對多數的地位，至少在1950年以後出現的具體統計數字是如此呈現，尤其在國民政府實施的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政策，使得客裔幾乎都脫離佃農地位，成爲自耕農。同時，村內山場林班伐木與礦場挖煤工作

使得客裔在蓬萊村的多數地位成爲文化、社會、經濟的支配地位。蓬萊村雖有原裔居住，但都深受客裔影響，因此客裔的邊界是十分清晰確定的，處處可以聽到客語，處處可以見到或感受到客裔的文化習俗。

(3)客裔遷出聚落，客裔邊界開始模糊

然而當時序進入1970年代以後，山場林班伐木工作與礦場挖煤工作接近尾聲，林木伐盡與煤礦枯竭使得水土無法保持，水源不足，原有的農地缺水灌溉，許多以農業爲主要營生方式的客裔只得放棄原有的生活方式，紛紛遷往頭份、竹東、中壢、楊梅、板橋及其他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城鎮謀生，這些遷出的客裔從看天田的農夫身份轉換爲工廠的受薪工人。若他們遷移的新住地是以福裔及陸裔爲主的都會區，便成爲少數的異鄉人。因此，客裔在這類的新住地便成爲隱沒的一群人。外界不易察覺他們的存在，也不容易辨識客裔之邊界在哪裡。

客裔在遷出蓬萊村之時，許多人便以出售田地房舍，作爲籌集在新住地購屋或安頓所需資金，因而出現下述兩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是，客裔邊界不再清晰。蓬萊村之原裔村民從山上遷下山來，填補了許多客裔遷出本村後留下的田地或房舍，使19世紀中葉起發展出來的客裔與原裔村民在不同區塊居住的傳統，轉變成客裔原裔在同一區塊高度混居的現象，固然成就境內移民的新典範，但是客裔邊界再也無法清晰辨識。

第二種情形是，客裔村民及客裔學生數銳減。客裔大量遷出蓬萊村，到外地尋找新出路、建立新故鄉之同時，村內的原裔除極少數外，至多只是在村內從山上移居到山下平坦之處。這使得仍留在蓬萊村的客裔與原裔人數比從原來的7：3，逐漸降低爲5：5，再降

至4.5：5.5。雖然高齡化與少子化的現象是全台灣普遍存在的現象，然而近20年來，客裔戶量不及原裔戶量，且差距越來越大，致使蓬萊國小的學生數，以畢業生人數為例，客裔與原裔歷年畢業生人數比，從7：3降到5：5，甚至低到3：7及今（2010/6）年的2.5：7.5。

由於天然林木與煤礦資源耗盡，蓬萊村在客裔遷出之後，農地耕作逐漸停頓下來。未遷出的客裔村民只能清苦地靠打零工或遷出的親友接濟過日子，原裔的生活也十分清苦。然而蓬萊村的山林也因此得以休養生息長達20餘年。地面林木重新青翠茂盛，水源充裕，飛鳥走獸及昆蟲魚蝦再度出現，蓬萊溪恢復往日生機。

蓬萊村民在有識之士領導下，建立環保共識，配合週休二日及逐漸興起的休閒旅遊風氣，將這些新生的綠色環境資源視為新的社區發展契機，從而組成蓬萊溪護魚巡守隊，嚴厲封溪，日夜巡守，保護魚蝦資源。不過3年功夫，蓬萊溪遂成為國家休閒光觀光模範景點，引爆蓬萊村及整個南庄鄉的休閒觀光風潮。

緊接著來的問題是，遍佈蓬萊村各地一窩風搭建的民宿、咖啡廳及餐廳，固然滿足了休閒觀光人潮，但對客裔聚落而言，這樣的經濟社會生活模式是否會為客裔文化注入新血液，為客裔帶來新希望，答案似需保留。主要原因是，這些新的經濟社會生活內容運用的客家元素十分有限，特別是其中的客語元素，反而加速流失，這樣的損失絕非幾道客家菜可以彌補。至於其他的客家元素，如服飾、居住及民俗、信仰、生活、人際關係……等等，基本上，並未見到前述產業納入運用，客裔邊界陷入更加模糊不清的狀況。而此同時，穿著原裔服飾的舞蹈反而具有招來或娛樂遊客的工具性價值。這些是想要理解蓬萊村客裔聚落從破落農村轉型為休閒觀光產業勝地後究竟客家元素之效應為何時必須認識的。而此中緣由無法在此說明白，需另闢專文討論。